

AN AMERICAN EXPERIENCE

厄普代克：



“兔子”与当代美国经验

UPDIKE: RABBIT AND MODERN AMERICAN EXPERIENCE

苏新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UPDIKE: RABBIT AND MODERN AMERICAN EXPERIENCE

厄普代克：

“兔子”与当代美国经验

苏新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厄普代克:“兔子”与当代美国经验/苏新连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6.11

ISBN 7 - 81107 - 171 - 1

I. 厄… II. 苏… III. 厄普代克—长篇小说—文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377 号

书 名 厄普代克:“兔子”与当代美国经验

著 者 苏新连

责任编辑 万士才

责任校对 晓 新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编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字数** 16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中国矿业大学“语言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专项基金项目

序 言

新连兄的大作《厄普代克：“兔子”与当代美国经验》即将付梓，特囑我作序。我自认为于厄普代克研究不深，实在没有资格为这样一部才情横溢的学术专著来写评论性的文字，所以数次婉拒；但新连兄再三坚持，我只好勉为其难，在这里谈一点读后感。

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刚刚逝去的 20 世纪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目光，只要我们看看最近十几年来国内有关美国文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的数量，就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些研究中，涉及约翰·厄普代克的成果不能算少。这其中既有在各类文学史中谈到的，也有专论作家作品的论文，但如果我们认真做一些研读，却不能不说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高质量的论著当然是有的，但也不能否认相当一部分论文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资料的相互照搬和观点的缺乏创新。实际上，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细究之下，上述两方面的缺陷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资料的因袭必然导致观点的重复或雷同，许多论著因而显得空泛而达不到一定的研究深度。现今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大声疾呼学术研究要遵循学术规范，而资料的翔实，发表的成果能有所创新，起码应该是

学术规范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一状况连带引起我们对另一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个文学研究者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想，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审美能力、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和辨析第一手资料的能力以及比较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必须的。文学是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文学思潮还是对具体作家的探讨，显然都要求我们对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有一种宏观的认识，对文学现象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认识得越深刻，对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也就越深入。然而，文学创作毕竟是作家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自己身处的时代与社会的审美表达和阐释，因而，具有良好的文本阅读和感受能力则是必然的要求。文学的特性是想像、虚构的，但文学研究的特性却决非如此，而是必须建筑在一定的“实证”基础上。作家的传记生平、创作思想的特征、作品文本的内容、同时代人的评价、文学史上已存的定位以及不断发展、深化的研究成果，这一切都属于必须扎扎实实掌握的“实证”资料。没有这个资料搜集和分析的艰苦过程，所做出来的东西是禁不住严格的学术评判的。但是有了这一切还需要有理论分析和综合的能力。我们反对那种抓住一点阅读感受就套用某种理论进行看似洋洋洒洒、实则夸夸其谈的空洞论述，但却不能否认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只有通过一定的理论概括才能将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升华为一种真正的学术批评和研究。

如果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新连兄的这部专著，就会认识到这项研究的可贵。作为美国当代文坛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厄普代克的创作以丰富深邃见长。从新连兄这部著作的内容看，他不是在对厄普代克的整个创作进行全面的考察，而是把研究重心集中在作家最重要的作品“兔子”四部曲上。在

立足于坚实的文本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以八章近 20 万字的篇幅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对四部曲展开了深入的剖析。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他选择了“当代美国经验”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一纵向的结构主题不但使作者可以将对四部曲所表现的每一个时代的诸多问题做横向的探讨,而且将小说这一具体的文学文本与美国 20 世纪下半叶社会文化的大“文本”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应该说,读过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的读者,对作者从“当代美国经验”这个角度展开自己的研究都会认为是恰当和准确的。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显示出的是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在不少论题上多有独具慧眼之处,如“兔子”与美国宗教的关系、“兔子”与他者、“兔子”的女性观以及“兔子”与大众媒介的关系等等,这些新颖的看法无疑需要作者熟悉当今的学术理论话语,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读者当能充分认识这些观点的学术价值。

新连兄供职于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在英美文学领域浸淫多年,学术上颇有建树,并培养出了多位出色的研究生。不久前有幸谋面,彼此交流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心得,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儒雅的气质、锐利的见解和广博的学识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特别难得的是,他为人十分真诚、谦和。我想作为一个学者,除了应有的学养,这后一点尤其是重要的。在充斥着喧嚣与骚动的当下,能以平和、淡泊的心态认真读书,认真思考,认真书写,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他辛勤耕耘出的这部著作就是一个明证。

王立新

2006 年 10 月 27 日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序言	王立新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约翰·厄普代克	2
第二节 “兔子”四部曲	9
第三节 当代美国经验	18
第二章 信仰的追求与宗教的衰落	25
第一节 失落的“英雄”	27
第二节 正确的路和美好的路	31
第三节 衰落的宗教	35
第三章 “兔子”与反文化	42
第一节 追求身体的自由	44
第二节 奇异的他者	50
第三节 献祭的理想	58
第四章 “兔子”与冷战	65
第一节 与他人的竞争	67
第二节 鹰或鸽子	73
第五章 “兔子”与消费主义文化	81
第一节 “兔子”与汽车	86
第二节 “兔子”与房产	91

第三节 “兔子”与物欲	95
第六章 “兔子”与大众媒介	100
第一节 “兔子”与电视	105
第二节 “兔子”与电影	111
第三节 “兔子”与印刷媒介	115
第七章 “兔子”与山姆大叔	121
第一节 “入侵”美国	123
第二节 毒品的泛滥	130
第三节 “兔子”的心脏	135
第八章 结束语	142
附录一 “兔子”之后	147
附录二 “兔子”四部曲国内研究综述	158
附录三 约翰·厄普代克年谱	172
主要参考书目	180
后记	185

第一章 绪 论

绪

论

正如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本书是当代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代表作“兔子”四部曲的专题研究。美国批评家杰克·德·贝利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那么一位作家不需要介绍,这位作家就是约翰·厄普代克。”^①实事求是地说,以厄普代克文学创作的门类之广、作品数量之多、拥有的读者之众、知名度之高、在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之大而言,此言不虚。1994年英国的《伦敦星期日报》曾经在一批英国知名作家和批评家中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对象包括马丁·艾米斯、A. S. 拜厄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萨尔曼·拉什迪等人,调查的题目是:“照你看来,谁是当今用英语创作并且健在的最伟大的小说家?”调查的结果是美国的索尔·贝娄排名第一,而约翰·厄普代克名列第二。美国批评家詹姆斯·希夫就此补充道:“如果考虑到厄普代克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则天平要偏向厄普

① Jack De Bellis, *The John Updike Encycloped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p. xv.

代克一边了。”^①当然这样的评价未免有绝对之嫌，但厄普代克作为享誉世界的美国一流作家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考虑到本研究所探讨的主题、涉及的内容、主要的研究视角以及我国普通读者对约翰·厄普代克其人及其作品的了解程度，对作家作适当的介绍和阐述还是十分有益的。本章重点涉及本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厄普代克、“兔子”（“兔子”四部曲）、当代美国经验。

第一节 约翰·厄普代克

约翰·霍耶·厄普代克(1932—)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小镇希灵顿。其父亲韦斯利·厄普代克是希灵顿中学的数学教师，厄普代克本人也曾在该中学就读，并且父子之间还有过直接的师生关系。关于这一段经历，约翰·厄普代克在196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马人》(*The Centaur*)中曾有过既深情又辛酸但是又高度象征性的描述。母亲琳达·霍耶·厄普代克曾经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与丈夫韦斯利是大学同学，后来又赴康乃尔大学就读，并获得硕士学位。但除了早年在一家百货商店短期工作过以外，终其一生都是一名家庭妇女，但她对于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爱好，并且最终凭借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发表了一些作品，包括像《纽约人》(*The New Yorker*)这样

^① James A. Schiff, *John Updike Revisit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8, p. 8.

的著名杂志也曾经刊载过她的作品。儿子约翰能够最终走出宾夕法尼亚的封闭小镇希灵顿并迈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在美国文坛争得一席之地,与母亲对他的要求和期待不无关系。在回忆录《自我意识》里,厄普代克也提到了这一点:“在我母亲眼里,希灵顿是个小地方——小小的眼界,小小的话题,小小的期望。我们的目标高于希灵顿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虽然我的父亲得在这样的小镇讨生活。”^①也部分地由于这个缘故,约翰·厄普代克在自己作品的“作者简介”一栏里介绍父亲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母亲是一名“作家”,这多少也表现了约翰·厄普代克对于母亲的崇敬之情。不但如此,一般认为,约翰·厄普代克于196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农场》(*Of the Farm*)里的母亲也是作者以自己母亲的形象来塑造的。

可以说约翰·厄普代克很小就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梦想着长大以后成为一名“漫画家”或者“作家”,并且以此谋生。在他12岁那年,他的姑姑为他订阅了《纽约人》杂志作为圣诞礼物。从此,为《纽约人》这样的杂志写作,哪怕是画上一幅漫画,就成为约翰·厄普代克最大的心愿。1950年约翰·厄普代克高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奖学金赴哈佛大学英语系就读。哈佛大学的岁月可以说是约翰·厄普代克职业生涯的“成型期”,不但使他有机会从更深层次上认识文学,同时也使他的艺术天赋得以充分发挥。他先是成为《哈佛讽刺杂志》(*The Harvard Lampoon*)的编辑,为杂志创作漫画、撰写稿件,后来又成为

^① John Updike, *Self-Conscious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37-38.

该杂志的主笔。1954年,约翰·厄普代克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并且获得诺克斯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罗斯金绘画与美术学院深造一年。也就是在同一年,《纽约人》杂志买下了他的一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由此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约翰·厄普代克与《纽约人》杂志乃至美国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因缘。1955年厄普代克尚在英国牛津大学时就结识了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凯瑞、詹姆斯·瑟伯和 E. B. 怀特夫妇,并经后者推荐到《纽约人》杂志供职,担任“街谈巷议”栏目的专栏记者。然而,两年以后的1957年,厄普代克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于是便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在《纽约人》杂志的职务,携妻子和尚且年幼的两个孩子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海滨小镇伊普斯维奇定居下来。用厄普代克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尝试“自由撰稿”走出的重要一步,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厄普代克后来在谈及此事时曾说:“我觉得我得在相对平静一些的窝里才能‘孵’出书来,我还觉得我在一个小镇观察到的生活是比在曼哈顿能观察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生活。”^①伊普斯维奇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从文学意义上说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名城,殖民地时期的著名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曾经居住于此。历史常常会有一些惊人的巧合,在女诗人去世接近三百年时,这个小镇又将目睹一颗文坛新星的升起,这颗新星就是约翰·厄普代克。

厄普代克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到1959年底,厄普代

^① Dick Cavett, “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Updike,”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 ed. James Plath,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p. 236.

克已经出版了三部作品——一部诗集、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并且自此占据了美国文坛的一席之地，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线。有趣的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贫民院集市》(*The Poorhouse Fair*)写的是一群年岁很大的老人的故事，而且故事还发生在最近的将来。虽然有评论说一位 27 岁的作者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多少有点“装腔作势”，但评论界总体给予了首肯，并且小说还获得了 1960 年的国家文学艺术学院的罗森塔奖。也许有人会说厄普代克少年得志，成功来得太容易了些。但如果看到厄普代克登载在希灵顿中学小报《话匣子》(*Chatterbox*)和哈佛大学《哈佛讽刺杂志》上的上百首诗歌和约 40 个短篇小说习作以及许许多多的退稿信，则知道这成功并非幸之所至。^①

在 20 世纪的美国知名作家中，约翰·厄普代克是一位比较特别的作家。他没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所有的作品出版以及再版事宜都由自己打理；在他的同辈作家中有许多人都依附于某个学术团体或机构，担任大学的“住校作家”或者如索尔·贝娄那样自己就拥有大学“教授”头衔，厄普代克从来就不为所动，除了一次曾短期担任过哈佛大学的暑期课程外，他终身没有碰过教鞭；在他整个文学生涯中，涉及到初版作品他几乎只与两家出版商打过交道，而且都是美国的业内翘楚，即《纽约人》杂志和兰登书屋旗下的阿尔弗雷德·A. 诺普出版社。

厄普代克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据他自己介绍，他每周工作 6 天，每天大约 3 小时，每次写作 3 页打印纸，约合

① Cf. James A. Schiff, *John Updike Revisit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8, p. 4.

1 000个单词,而且几乎从不间断。这样的写作进度使得他得以平均每年推出一部作品,有时甚至是两部,使他成为当今美国文坛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迄今他已经发表 50 余部作品,其中包括 22 部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诗集、剧本、回忆录、文学艺术评论集和儿童文学作品。2000 年,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教授威廉·H. 普里切特完成了一部厄普代克研究专著,他把这部专著定名为《厄普代克:美国的文人》(*Updike: America's Man of Letters*),用当今已经很不时兴的语汇“文人”来为厄普代克定位,以强调其文学活动的全面、深入和智性,并且对厄普代克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活动和取得的成就褒奖有加。

纵观约翰·厄普代克长长的著作目录,可圈可点的作品不在少数。在论及厄普代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兔子,跑吧》(*Rabbit, Run*)时,美国学者杰夫·坎贝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年轻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常常令人失望,很难延续第一部希望之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厄普代克而言,他的第二部小说已经成为他知名度最高、最得到首肯的作品。”^①有了这样的开端,余下的事情似乎变得容易了,其文学生涯长长的获奖作品名录足令任何一位作家和批评家赞叹不已:长篇小说《马人》获得 1963 年的全国图书奖;短篇小说《保加利亚女诗人》获得 1966 年 O. 亨利短篇小说奖第一名;长篇小说《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获得 1981 年的普利策奖、美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奖,厄普代克也于同年被授予爱德华·麦克道尔文学奖;文学批评集《拥抱海岸》

① Jeff H. Campbell, *Updike's Novels: Thorns Spell A Word*, Wichita Falls: Mid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8.

(*Hugging the Shore*) 获得 1983 年全国书评家奖文学评论奖; 长篇小说《兔子安息》(*Rabbit at Rest*) 获得 1990 年普利策奖、全国书评家奖和五年一次的豪威尔斯奖章, 等等, 其他奖项以及所获得的外国文学奖项更是不胜枚举。1977 年, 一位名叫约翰·F. 沃尔什的作者甚至以《约翰·厄普代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吗?》为题在厄普代克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里丁鹰报》发表文章, 探讨厄普代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

厄普代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名人”, 曾经分别于 1968 年和 1982 年两度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第一次是因为其于当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夫妇们》(*Couples*) 涉及当时在美国主流社会还是禁忌的通奸、性爱等主题, 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该书也一跃成为《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名榜第一位。第二次是因为长篇小说《兔子富了》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并且在全国再一次引发了对“兔子”系列小说的热烈讨论。此外, 他还于 1964 年入选国家文学艺术学院, 1976 年又入选由 50 人组成的国家文学艺术学院学部, 并成为主席, 取得了极高的职业声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 约翰·厄普代克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许多作家终其一生也可能走不完的职业道路。恐怕还要数厄普代克自己的总结最为简洁: “幸运的一生——大学、孩子、女人、足够多的钱和少许的名声。”^①

半个世纪以来, 约翰·厄普代克也始终是评论界的宠儿, 几乎每一部新作的问世都会引起评论家的极大关注, 并

^① John Updike, *Self-Conscious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 41.

且有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而以厄普代克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仅以美国为例,迄今就有 30 余部厄普代克研究专著出版。这对于一位尚且健在并且笔耕不辍的当代作家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当然,这些评论也不全然是溢美之词,严厉甚至是苛刻的批评和指责也一直不绝于耳。早在 1966 年,批评家约翰·W. 阿尔德里奇就撰文说:

在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区分度的年代,像厄普代克先生这样一位有魅力但是才智有限的年轻人也许最终会在一群二流或者可能是三流的严肃的美国小说家中间找到一个较为稳定的位置。但是,如今不是一个有区分度的年代,所以,厄普代克先生得以轻松地来到一流作家的左近。考虑到他追随者的数量和热情,他早晚会有机会跨过这个门槛。^①

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阿尔德里奇最终又添了一句:“厄普代克先生无话可说。”^②厄普代克先生是否有话要说姑且不论,但如此这般的评价显然给厄普代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若干年后厄普代克接受采访时还数次提到这件事。另一位令厄普代克十分头痛的批评家恐怕就是哈罗德·布鲁姆了。布鲁姆显然不太欣赏厄普代克的文学创作,他在 1986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① John W. Aldridge, "The Private Vice of John Updike," *John Updike*, ed. Harold Bloo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 9.

② *ibid*, p. 13